

# 多個偉大社會、一個渺小世界： 高等教育界中的人文

Pauline Yu (余寶琳)\*

「人文」這門學問，在將來會成為知識創新的根源，幫助人們了解種種複雜的現象，例如全球化及創新；關注人文與社會科學，即表示認同這個大前提。然而，本文題目「多個偉大社會、一個渺小世界：高等教育界中的人文」是希望能進一步延伸 ACLS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美國學會理事會，下稱本會)<sup>1</sup> 一名先驅所提出的觀點。他就是瓊斯教授 (Professor Howard Mumford Jones)，曾於 50 年代晚期擔任本會主席，致力推動達成組織目標。1959 年間，他發表了一本書：《一個偉大社會：美國的人文學習》(One Great Society: Humane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本會希冀能對美國社會大眾及政府領導人，提出具說服力的理由，支持人文的研究與教育。本文不僅述明人文須保持活力的論點，同時也強調人文學科是號稱「高等」的教育系統所不可或缺的。

所謂的「人文」，各個國家與不同文化從不一樣的知識架構切入，在此只就美國的例子供大家參考。最常用來理解這個概念的方法，是提出其學科範疇：包括歷史、文學、語言學、哲學、視覺暨表演藝術研究、法學及宗教研究等。但這仍過於狹隘，因為尚有其他涉及人文主義的探究，如經濟學史，抑或是政治學中的政治理論。而用以了解及詮釋人類文化的人類學，也多歸於人文的範疇。

另一種方法則是將重點放在研究的途徑。在英語的用法裡，是將人類創

\* 本文整理自 ACLS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會長余寶琳在台演講紀錄；感謝教育部與政治大學促成余寶琳會長訪台。

<sup>1</sup> ACLS 由 70 個學術團體所組成 (這些團體成員少則 500 人以下，多則 15 萬人以上)，有著扼要的共同目標：提昇人文研究在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發展，並強化美國致力於各研究組織間的交流。ACLS 主要以大規模的各類獎助學金計劃來推動人文相關研究，同時透過策略合作計劃以涵蓋如國際研究及學術溝通等重要議題。ACLS 成立於 1919 年，是美國在國際學術界的代表。



意、思想和關於表達的主題，與自然和社會科學相關的主題區隔開來。前者屬於人文學科，主要在探討及反省跨越時間與空間的不同文化、文本與器物 (artifacts)：發掘美學、道德、文化價值的根基，以及這些價值如何延續、受到什麼挑戰、或是如何轉型。藉此，人文學者讓我們得以領會並了解——什麼讓我們之所以為「人」，與何謂人類共同的天性 (what unites us)。人文的確與科學有很多共同點，但其角色及研究方法卻截然不同。人文評斷、分析證據，但並不做實驗；人文大多是詮釋。確實，我們有時也將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及心理學等這些 ACLS 支持的學科，稱為「詮釋社會科學」。

儘管這些描述或許有其道理，卻沒有說明人文為何重要，因此我們得提起瓊斯教授。在他的帶領下，ACLS 召集了一個由頂尖學者及商界人士所組成的委員會，思考人文在公眾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這個委員會進行了兩年，在 1959 年間，瓊斯教授根據委員會這兩年多來的研究，發表了一篇幅足以成書的論文《一個偉大社會：美國的人文學習》<sup>2</sup>。

該篇論文的開頭是一連串提問。優秀商人若被呼籲來支持人文的研究，會有哪些疑問：

何謂人文？

人文的重要性為何？

實際上，人文能為我做什麼？能為我的家庭、生意或是社群做什麼？

人文能讓人變得更好？更幸福？賦予人更多能力嗎？這些又是從何而知？

瓊斯教授強調，「這些是很有智慧的問題」，並謙遜地說：「雖然其中有些問題的答案不得而知，但它們還是好問題」。<sup>3</sup>

何謂人文？瓊斯教授回應：「人文的首要任務是將人類的文化遺產變得可擁有、有意義的，並且讓人們得以從親身的、而非集體與概括的角度，擁有其意義」。<sup>4</sup>

<sup>2</sup> Howard Mumford Jones, *One Great Society: Humane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9)

<sup>3</sup> Jones, *One Great Society*, 3-5.

<sup>4</sup> Jones, *One Great Society*, 9.

人文為何重要？瓊斯教授說：因為「每個人在內心深處，都知道自己有著不是醫生或社會學家可以明瞭的特質」、「人們身處在群體、社會、國家中，而我們可以就這些社會屬性作許多統計。但人並不真的生活在群體裡，而是分別獨居在自我的密室裡」。更進一步來說，「從人類紀錄中點滴揭露的生活、藝術、情緒與智慧……是人文必須呈現的。一旦我們掌握過去的語言、了解藝術家、作家與哲人的技巧後，我們就可以慢慢習得如何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並接受無可避免的事物。這樣的過程裡，我們漸漸轉化了自己，長遠地來看，也改變了社會」。<sup>5</sup>

人文的實質益處為何？瓊斯教授提到：「美國人普遍都很尊重嚴謹的知識」，而產出最多參考書目、辭典及百科全書的，就是人文學術領域。「沒有人文（學者）的努力，我們現有資訊的三分之一左右……都將變得不可靠……而且……終會消失」。<sup>6</sup>

人文讓人變得更好嗎？瓊斯教授的回應相當中肯而小心，卻不失說服力。他解釋：「人文並未壟斷教育的價值，但可以、也確實維持了一個崇高的教育目標：關切個人歷經理性智能發展及感性知覺教養，而漸趨成熟的過程……。一個有人文涵養（humane）的人是人文陶養的成果，瞭解人文的偉大意涵，更致力於讓本身的學問——不論是科學、社會學或人文——都能真正回歸人本」。<sup>7</sup>

「或許沒有人知道如何讓人類變得更好、更幸福、更有能力」，瓊斯教授接著說：「但至少，人文，人性的知識與人文的學術，幫助維持一個思想的世界，讓這些問題能夠持續有意義，讓成熟的人能有機會為自己找出答案」。<sup>8</sup>

一般提倡者難免會衝動，要把人文之用說成暨簡單且立即有效。瓊斯教授則克制這個衝動。人文學術賦予人清楚闡釋的能力，同樣也要求清楚的闡釋，但他提醒，「寫作不同於溜冰或使用打字機這類『技能』，這是種全方位的表達能力，不光是作者的談吐習慣，也涉及電視節目語言以外的語言環境……。人無法，也不可能靠著一堂作文課就學會『寫作』；唯有長時間受人文薰陶，並且親自體驗到，掌握表達的藝術長期來講就像作戰」，才可能培養

<sup>5</sup> Jones, *One Great Society*, 10, 8, 59.

<sup>6</sup> Jones, *One Great Society*, 20, 22.

<sup>7</sup> Jones, *One Great Society*, 19.

<sup>8</sup> Jones, *One Great Society*, 181.



出一位寫作者，而不只是教導書寫。「人文，正確地說，是種哲學對話，非『訓練』而已。人文提供觀點，並不是像給贈品一樣提供『工具』或『技能』」。<sup>9</sup>

最後，瓊斯教授提及備受爭議的大眾化與專業化議題。一方面，他主張大眾對於人文學科的了解對於取得支持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他也強調「專業的特權。所有專業領域都要有專屬的特殊語彙才可能繼續發展」。<sup>10</sup>

數年後，人文委員會 (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 曾多次重申瓊斯教授的許多論點。該學會係於 1963 年由 ACLS、研究所協會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及 United Chapters of Phi Beta Kappa 委派成立。其論點成功地促進了 1965 年國家人文基金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的創立<sup>11</sup>。

能致力、支持並發展人文的聯邦機構成立，誠然可喜可賀，更是美國發展人文教育與研究的重要根基。然而，人文領域的經費仍就不足。比起其他學術領域，人文學科所受到的矚目與支持是相當微弱的。透過頂尖人文學者近年發表的評論標題，我們不難覺察到危機的徵兆，例如「人文學科怎麼了？」即為十年前由美國本土重要學者論文集所提出的問題。於是美國大學協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委員會述及高等教育如何復甦人文 (*Reinvigorating the Humanities*)，這計劃或許相當振奮人心，但大前提是必須自灰暗的過去喚醒活力。

1965 年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成立迄今，期間到底是什麼讓我們對人文產生危機感？最明顯的答案是二十世紀後期重大的人口與知識變革，切割了人文並分化了原本的結構。這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文化戰爭」，在後現代主義與多元文化論的夾攻下，人文已死。我們都聽過這樣的故事：一個原本統一而和諧的淨土，受到身分認同政治與深奧難懂的理論如病毒般侵襲，甚至因而癱瘓。人文的知識體質的確在這個時期改變了；而嶄新的研究目標與視野，在很多方面來說，尤其是先前未受注目的種族與社會進程，將為人文學科在二十一世紀所要面對的知識挑戰下，找到更適當的定位。此外，人們尖銳的批判過去視作理所當然的想法或習慣背後的建構與背景，對於擴大並幫助本就值得深究的領域大有益處。瓊斯教授說的「一個偉大社會」，源於意識形態

<sup>9</sup> Jones, *One Great Society*, 191-2.

<sup>10</sup> Jones, *One Great Society*, 185.

<sup>11</sup>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the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and United Chapters of Phi Beta Kappa, 1964).

的單一性與人口的同質性是當時美國高等教育的常態而非例外。而今天，我們必須了解到我們的世界是由多個偉大社會所組成，有多元的文化、歷史及哲學思想。我們必須意識到，人類經驗豐富、多元的獨特性，其間不論多麼緊繃，這些經驗在我們的小小世界裡都相互連結著。

對人文而言更關鍵的是，二十世紀末的數十年以來，高等教育的資源結構已有了改變。簡言之，美國高等教育系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十年間，歷經了史無前例的擴張。聯邦與州政府發動大規模公共投資，將原先的菁英教育系統大眾化，並建立起世界頂尖的國家研究體制。自 70 年代起，政經環境的變遷逐漸減緩了高等教育系統的成長、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公家經費投入。短少的公家經費部分則藉由提高學費及透過私人與企業對研究發展的投資來補足。這些變化對人文學科影響尤其嚴重。教育系統停止擴張嚴重限制了博士生的發展性；人文學科極少向企業募款，而提高學費使得多數學生選擇可保障前途的學科。所以我們面臨的危機有：士氣低落的教職員、愈來愈少的新生及日漸減少的大眾支持。

危機真的存在嗎？現有的調查數據給我們一個較細緻但不全然令人放心的景象。所謂「現有的數據」意指，美國人文的基礎建設不良，症狀之一就是與科學相較，其缺乏衡量組織健全狀態的系統評估。這一點我們正在補救，一些數據顯示人文活動雖仍持續，卻不繁榮。

2004 年人文學科學士畢業生數量（12 萬）較四十年前左右的 1966 年（9 萬 2 千）要來得多，但 2004 年的數字佔學士畢業生總人數比例卻較以往低（8.5% vs. 17%；人文學科未因其他科學領域失去市場佔有率，但商學及其他專業領域學士數量的成長削減了人文學科學士的相對比例）。2004 年人文學科博士學位取得人數約為 5 千 2 百人，是 1966 年人數（2 千 2 百）的兩倍以上，但就總數而言，比例也降低了（2004 年 11% vs. 1966 年 13%）。全美各大專院校估計有近 11 萬 3 千名人文學科教職員。2004 年間，全職人文學科教授的平均薪資只略高於藝術領域，但大體上少於所有其他領域的同仁，比自然科學領域的平均少三成。稍令人感到安慰的是人文學者的工作滿意度，根據調查，他們的滿意度比其他領域的學者都要來得高。所以，或許人文確實是讓人比較快樂！這是好消息，因為要在人文學科拿到博士學位得比其他領域花上更多時間：平均約十年左右，相較於科學的六年半和社會科學的八年以下。

雖然人文學科的支援多來自於私人的慈善基金會而非政府，但其獲得私



人捐款的比例也較低。2002年（最近有較詳細研究資料的年度），私人基金會捐款超過3億3千5百萬美元給人文相關活動，但其中二分之一是給博物館與歷史協會，而非學者們。而人文相關活動的捐款僅佔基金會總捐款額度的2.2%，且比例仍逐年下降中<sup>12</sup>。

美國的人文學科並非岌岌可危，但現況仍不盡如人意。人文要如何蓬勃發展？人文學科應被視為知識創新的根源，幫助我們了解種種複雜的現象，如全球化及創新等議題。而展望未來，當然不是要我們人文學者摒棄過去，畢竟人文是闡釋我們文化遺產的主要手段。透過人文研究，我們得以掌握並檢驗古今社會中所傳承的、用以解釋人類現況（Human Condition）的價值觀。史派克（Patricia Meyer Spacks）曾寫道：「人文學科研究以新語彙發表，這些語彙讓我們理解過去成就歷久不衰的生命力與意義，灌注現代文化新活力——新的思考模式、新的思考對象」。<sup>13</sup> 詮釋過去的同時，也是為現在和未來的創新打下基石。史學家暨前國會圖書館館長布斯汀（Daniel Boorstin）觀察到：「對過去一無所知卻要創造未來，就像試圖把切下來的花拿去種一樣」。

我們可以仰賴人文來建構未來而毋須背棄對過去的承諾。我們的現在和未來受限於一個日漸縮小的世界，一個融合了「全球化」各種現象的複合體。這個名詞的意義，誠如甘（Giles Gunn）所觀察到的，已變得太複雜、矛盾而備受爭議，很多人甚至希望能出現其他名詞來取代之。這詞表示什麼？即時電子金融轉移嗎？還是猖獗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它是否造成文化普遍同質的現象？它可否保證西方，也就是美國的政治霸權的拓展？全球化是否在整合全世界人類的同時，抹殺所有地方特色與主權國家，造就一個無縫的地理政治系統，並無可避免地腐蝕人們形塑自我命運的能力？<sup>14</sup> 唯一肯定的是，如人類學家歐德娜（Sherry Ortner）在 ACLS 一個會議上所宣稱的，「全球化無所不在」。而同樣確定的是，即便我們身旁圍繞著來自遠方或未知地方的人或物，即使地方特色看似被抹滅，人類的多樣性並未隨之簡化。相反地，就如我們所知道的，這個世界變得無限大而更加複雜。

<sup>12</sup> Humanities Indicators Table III-8c(1)

<sup>13</sup> Patricia Meyer Spacks, quoted in W. Robert Connor, "The Director's Desk," *Ideas*, 5.1 (1997).  
<http://www.nhc.rtp.nc.us:8080/ideasv51/connor.htm>.

<sup>14</sup> Giles Gunn, "Globalizing Literary Studies," *PMLA*, 116.1, January 2001, pp. 16-31.

事實上，文化的地方特質持續展現其歷久不衰的力量，而我相信人文可以扮演著特殊的角色來協助我們更進一步了解這些特質。因為人文學者對地方知識的堅持，幫助我們聚焦並重新看清全球化單眼鏡頭的視野。在美國911的悲劇後，我們經常聽到以「更勝以往」(now more than ever)來描述對其他文化與語言持續研究的支持。其實，這樣的使命一直存在，也一向是我們的責任。社會學家盧瑟(Nancy Ruther)說：「高等教育如同地下蓄水層，而非水龍頭」，即為「(大學)不能為了因應當下的需求而建立，不是打開就可以立刻取得專業知識的水龍頭…而應該看做是蓄水庫，要緩慢累積才可以長久使用，而雖然明知特別的用水需求會出現，我們卻永遠不能預知何時出現」。這尤其與提昇國際教育相關，相當需要時間和決心。「對世界特定地區的深刻知識不可能一夕產生，而是需要經年的積累，藉由實質的人群與國外機構交流，且獨立於一時一刻的偶然因素、恐懼和激情，來進行、投資和珍視這樣的知識研究」。<sup>15</sup> 這就是為何了解全球化的世界就需持續的人文研究。

另一個有前景的人文領域，是資訊科技的創新所開創出來的。什麼意思呢？答案只需指尖一點就呼之欲出：網際網路的「運作」是透過文字與圖像——兩個人文的慣用工具。當然，不是所有人文學者都選擇踏入數位範疇，整合學術與新資訊科技。事實上，像 ACLS 這樣的組織，仍要多鼓勵同仁們去發掘數位世界可以如何提昇他們的學術研究及溝通的方式。如果把這個相對關係倒過來看，即能思考這些新的科技是如何創造出針對人文知識與技能的一股需求。

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英文系的麥肯教授(Jerome McGann)是應用數位科技進行人文研究的先驅，他曾預測：「在未來的五十年內，我們所有的文化創作紀錄與檔案都將被重新編入數位的儲存、連結與傳播系。目前建構中的這個系統將是跨國、且跨文化的」。他又提及：「誰負責付諸實現？誰會去做？又該誰去做呢？」<sup>16</sup> 可以斷言，不只是科技玩家，學過人文學科中搜集資料與編排整理技巧的，都將貢獻一己之力，滿足數位世界對嚴謹內容與日俱增的需求。

即使是致力為數位環境增加深度的此刻，我們必須努力了解如何在數位

<sup>15</sup> Mary Louise Pratt, *MLA Newsletter*, Winter 2003, p. 3.

<sup>16</sup> Jerome J. McGann, "Literary Scholarship in the Digital Future,"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Section: The Chronicle Review, Volume 49, Issue 16, p. B7.



環境中工作及數位環境如何影響著我們。這也是人文範疇的議題，而且已有學者著手研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黑爾滋 (N. Katherine Hayles) 因致力於將文學與文化分析的工具導入這個新領域而聞名。她呼籲我們注意：「每天人類與電腦在持續發展中的分散式認知環境裡，以上百種方式互動，往往暢行無阻」，並寫道：「進入這種分散式認知環境的結果，通常是提昇了人類的效能…當然，這也是有缺點的。當知覺被分散，人類就無法掌控所有變數，因而在某些情況下，部分關鍵變數並未受到控制，如自動武器系統。我們該因此驚慌失措，燃起營火把電腦都燒掉嗎？」不，她建議我們應該「將分散式認知視為歷史性的現象，正如人類開始發展科技時。例如外部記憶儲存的發展就不僅限於電腦；早在人類於洞穴壁上畫動物和圖像來傳達狩獵和宗教儀式相關資訊時，就已經開始了。將現代發展放入這類時空背景裡，可以幫助我們…免於恐慌，而開始去設想如何讓人類與電腦的互動能有效而完美的鏈結」。<sup>17</sup>

黑爾滋教授對「理解字詞與其體現如何交互作用的策略」之研究，正是我們所需要的。當「在數位環境裡，字詞可以撲飛、旋轉跳躍、忽明忽暗，甚至由黑轉紅。這些行為如何影響意義，而文字的意涵又如何影響我們對這些行為的了解」？<sup>18</sup>

這是劃世紀的改變。每一年，世上產出 5 個 exabytes (10 的 18 次方) 的新資訊，差不多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資訊的 3 萬 7 千倍。<sup>19</sup> 其中 92% 都不是書面產出，而是在磁性媒體上。了不起的是，儲存和傳播這些數量驚人的資訊不是技術性的問題；參與實際知識組織才是我們學界所面臨的挑戰。

不斷拓展的線上環境不僅要求，也提昇了人文學科資訊、方法論與詮釋能力。這對 ACLS 來說是很重要的考量。過去 50 年來，本會每 10 年發行一份報告，說明科技如何幫助學術研究與教學。2006 年的報告「我們的文化共和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網際基礎架構報告」，也放在我們的網站上，希望可以提供高等教育界、政府單位及私人基金會的決策者資助網路世界的參考。<sup>20</sup>

<sup>17</sup> <http://www.press.uchicago.edu/Misc/Chicago/borghay1.html>

<sup>18</sup> [http://frontwheeldrive.com/n\\_katherine\\_hayles.html](http://frontwheeldrive.com/n_katherine_hayles.html)

<sup>19</sup> How Much Informatio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ttp://www.sims.berkeley.edu/research/projects/how-much-info-2003/execsum.htm#summary>.

<sup>20</sup> "The Draft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Commission on Cyberinfrastructure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ttp://www.acls.org/cyberinfrastructure/acls-ci-public.pdf>.

到處都是電腦不斷地連結無止盡的資訊，也就表示我們需要可以重新組織、脈絡化（contextualize）這些資訊的方法，而我想到的解決之道就近在眼前，存在我們人文的傳統中。數位人文尤其需要資助，因為這不只涉及發展資訊而已。光有大量的文字、圖像及聲音在線上是不夠的。如果要讓數位化資料被普遍應用，必須同時提供引導、選擇與分析資訊的工具；可以把資訊轉化為知識的工具。誰能勝任？只有人文學者可以運用本身的專業批判能力來做篩選、呈現資料，發展出適當的工具，如搜尋引擎、線上參考書目及資料分類標準等。人文提供了可轉化為知識的資訊，也提供了方法來創造並整理新知。如瓊斯教授所說，我們已經這麼做了幾個世紀：辭典和百科全書，是人文將資訊變得有意義、有關連且具脈絡意義（contextual）最明顯的實例。人文學科增加了我們對知識本身的知識——哲學家問，「我們如何知道我們知道呢？」；語言學家分析語言如何構成意義；文學學者解釋閱讀與寫作不只是表達意義，更激盪感性。科學家在開始研究新問題時，通常會回顧過往科學紀錄以了解進程。這些知識，不論是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最終都是相互連結的。

網路世界不該只是個呈現人文知識的平台，更能成為人文研究的標的。若說人文研究是與閱讀、寫作、觀察、傾聽及了解相關，則數位領域正在改變我們的這些習慣，它會更進一步成為人類創意與文化表達的方式與場所。如果我們想要像了解遠古世界般去理解網路世界，人文學者必須有工具與能力來對應數位環境。在美國，說到特殊專業時，我們有時會談到「數位人文」，好像這是一種獨特的專業，我希望也期盼這個專有名詞終會被淘汰。過些年，或許沒有人會再提起「數位人文」，就像現在沒有人會說「手寫人文」或「印刷人文」。

數位化與國際化的現象，都確實需要人文的理解與專業學識。在美國，ACLS 是以獎學金計劃與提供研究經費協助人文學者發展、完成特定目標計劃而著稱。我們可以自信地說，ACLS 所贊助的研究計劃引領了美國人文思想的先鋒。如果單就知識創造方法的數量與種類來歸納我們的獎助學者，那是不可能的，也不應該。但有幾個突出的主題確實脫穎而出：在過去幾年，大約 20% 的獎助金落在北美、歐洲和古老的地中海以外的文化與社會研究。這些文化曾被歸在異國的「區域研究」架構裡，不屬於主流學術範圍。有了如此大量的相關研究計劃，近年來我們看到一股潮流，探討為什麼許多混合不同人種、族群及宗教信仰的國家，得以欣欣向榮，尚有研究商業貿易對文化



及經濟的影響。成果包括：幫助我們洞察移民的動力及跨國族群認同的狀態、形塑出歐洲對全球的印象、以新文化形式的角度探討全球化現象、理解數位創新、致力於發展學術工具以幫助學者應用數位科技取得資訊、應用新科技去「混搭」不同形式的資料——大多是地理及歷史資料，以揭露城市、社會與經濟體發跡或蕭條的模式與關聯性等。

一個世界——公共文化、大學教育——若沒有這些研究終將變得貧乏而逐漸削弱。反之亦然：人文領域若沒有強力的大眾支持或大學同儕協助，將會被邊緣化。我們必須要避免那樣的情況，而且我們做得到。

這麼做的同時，我們要確認沒有忘記：人文的偉大價值不在於解決當代問題的能力。我們必須再三強調學術本身的價值。美國芝加哥大學前校長暨現任美隆基金會理事長藍道爾教授（Don Randel），目前是美國人文的強力支持者。他曾在 2006 年 ACLS 的年會中提出：「我們（人文者）影響深遠」。他提到，美國政府現在關心阿拉伯研究有明顯的現實目的，但這些目的，最終都是次要的，而強調，研究阿拉伯文，「本來就值得去做，一個人想去了解阿拉伯文是因為那是個美麗的語言，它的文字及語言表達了很多美好的事物」。<sup>21</sup>

在此，我想引述一位二十世紀人文主義領袖，捷克共和國哈維爾前總統（Vaclav Havel）的話作為結語。談到巴黎的科學與人文，哈維爾總統說：

我們不能祇是解釋這個世界，也應該去掌握、理解它。強加自己的意見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傾聽這世界發出的互相矛盾、多元的聲音，並試圖洞察它背後的意義。<sup>22</sup>

我們的社會如果不求發展、保存並傳遞人文的學問與知識到下一個世代，就無法聽見世界多元的聲音。我們若不維護人文主義領域內與跨領域的研究精神，就無法洞察這些訊息背後的真意。這是建立在人文關懷之上的學術：人文主義教育可以調合自愛與自我懷疑，也會在自我滿足與自我認知間找到平衡。人文主義在瞻前的同時必然溯往。既要創新又要保守，重視本土價值也要擁抱全球化。我們不可以妥協。

<sup>21</sup> “The Draft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Commission on Cyberinfrastructure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ttp://www.acls.org/cyberinfrastructure/acls-ci-public.pdf>.

<sup>22</sup> Vaclav Havel,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Politics as Morality in Practice*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1998), p 107.